



书评

温情叙事中探寻人生价值

——评张中杰小小说《放鸽》

袁炳发

张中杰的小小说《放鸽》以细腻而温情的笔触,围绕信鸽展开一段跨越代际的故事,深入探讨了家庭、成长与大学生爱情观、事业观、价值观的现实宏大主题。

《放鸽》的人物塑造刻画入微,生动立体地呈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与情感世界。父亲这一角色形象鲜明,他曾全身心投入野外考古工作,因职业特性而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,在孩子心中留下了疏离的印象。但退休后的他,对待鸽子的耐心与执着,以及与孩子相处时流露出的愧疚与关爱,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,使人物形象丰满而真实。主人公“我”的形象同样饱满,从对父亲职业的怨恨、备考公务员时的挣扎,到在与父亲的相处中逐渐理解父亲、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,“我”的心理变化历程被刻画得细致入微,让读者能真切感受到一个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迷茫、挣扎与觉醒。

小说的叙事结构精巧,以信鸽为线索串联起过去与现在,将家庭回

忆、个人成长与时代背景紧密交织。回忆与现实的穿插叙述,不仅丰富了故事内容,也增强了情节的层次感和节奏感。从“我”小时候对父亲的不满,到长大后对考古专业的偏见,再到在父亲的影响下重新认识考古、理解父亲,情节发展自然流畅,环环相扣,引人入胜。特别是鸽子在故事中的出现,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元素,它既是川成与“我”之间情感的纽带,也是父亲与“我”化解矛盾、实现和解的催化剂,使整个故事充满了巧妙的构思和内在的逻辑。

作者在语言运用上也颇具功力,文字简洁质朴却富有表现力,充满生活气息。对北京的描写,如“黄昏时分,我学习疲惫,父亲便携我漫步南锣鼓巷。首都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,青砖灰瓦间藏着历经岁月浸淫的故事。华灯初上,京韵流转。四合院的门墩刻着岁月的纹路,胡同里的吆喝声裹着老手工艺的温度”,短短几句话,便将北京的历史韵味和生活气息生动地展现出来,让读者仿佛身临

其境。同时,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自然真实,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特点,进一步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和感染力。

《放鸽》深刻地探讨了家庭关系与成长的主题。它展现了亲子之间因沟通缺失和职业选择差异而产生的隔阂,以及如何通过理解和关爱来化解这些矛盾,实现心灵的契合。这种对家庭关系的细腻描绘,让读者在阅读中不禁反思自己与家人的相处模式,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。成长主题上,小说通过“我”的经历,展现了一个年轻人在面对人生选择时的困惑与挣扎,以及在亲情和外界影响下逐渐明确自我、实现成长的过程,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

小说巧妙地融入了仰韶、考古、非遗和北京的历史人文等多种文化元素,溯源中华文化,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通过对考古工作的介绍,对北京胡同文化和非遗文化的描写,不仅让读者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,也为故事增添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历史厚重感。文化元素的融

入,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涵,也提升了作品的文学品位,使小说在娱乐性的同时兼具文化传承和教育功能。

作品的成功,正在于它以日常叙事消解了宏大主题的沉重。当父亲用元青花的纹饰“考”主人公时,当鸽腿上的信写着“别放我的鸽子”时,严肃的文化传承与深沉的父爱,都化作了生活的烟火气。这种处理让“和解”不显得刻意,让“传承”不显得说教,而是如信鸽的飞行轨迹般自然——从疏离到亲近,从抗拒到接纳,最终在个体选择中完成精神的成长。正如那只头顶带灰卷儿的白鸽,在胡同的鸽哨声中,既驮着个人的情感,也驮着文化的重量,飞向更远的天空。

《放鸽》是一部具有独特艺术特色和文学价值的小说。它以小见大,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,展现了人生的百态和成长的真谛;在艺术表现上,人物塑造、叙事结构和语言运用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,为读者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学盛宴。

在历史与现实间洞察文化真章

——评梁晓声《中国文化的性格》

聂顺荣

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与敏锐的社会洞察力,推出《中国文化的性格》一书。不同于传统学术著作,此书以通俗易懂的笔触,展现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剖析与反思,为读者揭开文化神秘多元的面纱。



梁晓声从历史维度切入,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,不仅关注文化与权力的互动,还深入挖掘文化基因的根源。在探究中国文化为何能绵延不绝时,他提出“文化韧性”的概念,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,尽管战乱频繁、政权更迭,但儒释道三家思想在碰撞中加速融合,佛教本土化、道教理论体系完善,儒家思想也在吸收佛道精华后,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奠定基础,这种在动荡中自我革新的能力,正是中国文化韧性的体现。同时,他以陶渊明、苏轼等文人的的人生选择为样本,剖析传统文人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精神内核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,归隐田园写下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展现对精神自由的追求;苏轼在宦海沉浮中,依然能以豁达心态面对,创作出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千古名句,诠释了文人在困境中坚守自我的文化品格,揭示中国文化

对个体精神塑造的深远影响。

梁晓声指出,中国文化历经千年传承,深受诸子百家思想熏陶,在朝代更迭中不断演变。汉代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使儒家思想成为主流,深刻影响社会生活;宋明理学对儒家经典的创新阐释,展现文化的传承与变迁。同时,他以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为例,揭示文化在权力干预下的脆弱性——这一行为虽强化统治,却致使众多典籍失传,严重破坏文化多样性;而汉武帝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,构建“三纲五常”伦理体系,更让儒家思想与封建统治紧密相连,左右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方向。此外,他还对比巴蜀文化与齐鲁文化,前者开放包容、充满想象力,后者重礼仪、尚仁义,地域文化的差异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多元与复杂。

面对当下社会,梁晓声同样有着深刻思考。他批判教育功利化、娱乐至上导致严肃文化被边缘化,

呼吁文化回归促进精神成长的本质。在全球化背景下,他主张坚守“仁义礼智信”等传统内核,同时吸纳西方文化的理性与平等精神,避免文化虚无主义与盲目排外。针对消费主义盛行,他指出“知足常乐”的传统价值观被淡化,“打卡文化”背后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。他还关注到传统手工艺失传、传统节日商业化等传承困境,强调文化创新需结合现代需求,实现创造性转化,如故宫博物院开发文创产品,便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融合的成功范例。

《中国文化的性格》虽未对文化性格进行全景式描绘,却以独特视角和真诚态度,搭建起历史与现实、文化与生活的桥梁。阅读此书,读者能在感受中国文化底蕴与魅力的同时,引发对民族精神、社会发展与个人价值的深刻思考,也提醒我们在现代生活中,应重视文化传承与创新,让中国文化焕发新光彩。

与生灵对话 聆听自然密语

——读张瑜的《那些动物教我的事》

王玉美

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现代都市森林里,我们步履匆匆,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灵动的生命。而张瑜所著的《那些动物教我的事》:一位自然观察者的博物学札记,却像一把精巧的钥匙,打开了通往自然秘境的大门,带领我们走进鸭子、松鼠、螳螂、刺猬的奇妙世界,聆听那些藏在寻常生活中的自然密语。

童年时与小动物的一次亲密接触,如同一粒种子,在张瑜心中生根发芽,开启了他长达30年的自然观察之旅。这本书里,没有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,也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,只有作者以细腻笔触娓娓道来的与动物们相识相知的故事。在他笔下,小鸭子不再只是池塘边憨态可掬的身影,而是有着独特个性与成长轨迹的生命个体;松鼠不再是穿梭于林间的模糊轮廓,而是有着自己生存智慧与生活习性的“小精灵”;螳螂与刺猬,这些常被我们忽视的动物,也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活力。

作者以充满松弛感的“慢观察”

视角,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自然世界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人们习惯了走马观花般的“快观察”,而张瑜却选择静下心来,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,细致入微地观察这些动物的一举一动。他曾连续数周,每天清晨还未亮就蹲守在池塘边,观察鸭妈妈如何耐心地教小鸭子辨别可食用的水草,当遇到危险时,鸭妈妈又怎样用翅膀将小鸭护在身下,发出急促的警报声;在深秋的树林里,他跟着松鼠穿梭于枝丫间,目睹松鼠如何凭借敏锐的嗅觉,找到数月前埋藏的坚果,还会用前爪仔细清理外壳,享受美味。这种“慢观察”,让他得以深入了解动物们的生活习性,也让读者透过文字,感受到生命的奇妙与自然的伟大。

书中的4种动物,看似普通,却对生态系统有着无法替代的非凡作用。鸭子在水中游动、觅食,帮助维持水体生态平衡;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,无意间促进了植物种子的传播;螳螂作为自然界的“猎手”,控制着害虫的数量;刺猬则以昆虫和小型无脊

椎动物为食,在生态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张瑜用他的第一手观察资料,让我们明白,每一个生命都在生态系统中有着独特的位置,它们相互依存、相互影响,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。

阅读这本书,不仅是一场自然知识的学习之旅,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当我们跟随作者的文字,走进动物们的生活,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,重新审视我们与自然的关。在现代社会,人类与自然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,我们习惯了从屏幕上观看野生动物的纪录片,却忽略了身边那些触手可及的自然之美。而张瑜的文字,让我们意识到,自然并非遥不可及,它就在我们身边,只要我们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,用心去观察、去感受,就能发现许多被我们忽视的美好。

《那些动物教我的事》是一本充满温度与情怀的书。它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,也让我们重新找回了与自然对话的能力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,这本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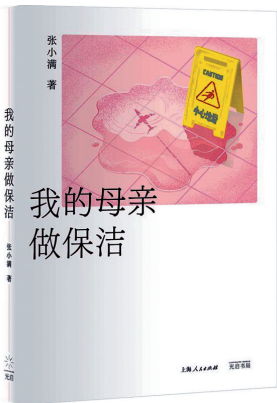
就像一片宁静的绿洲,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片刻的栖息,提醒着我们,要尊重每一个生命,珍惜与自然相处的时光,因为那些动物,那些自然中的生灵,不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,教会我们关于生命、关于爱、关于敬畏的深刻道理。



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:

书写平凡生命的坚韧与尊严

王自民



在当代文学现场,素人写作者正以蓬勃的生命力掀起阵阵涟漪,以独特的生命经验重塑文学的肌理,他们如同深埋地下的竹笋,终于以破土之势成就文学的葳蕤。作家张小满便是其中一员,她的非虚构作品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,由光启书局出版,入选2024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。

在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这部作品中,作者以母亲在深圳从事保洁工作900个日夜为经线,以两代人的情感碰撞为纬线,织就一幅当代中国平民史诗的锦绣图卷。她用三年时间的贴身观察,在汗渍和尘埃中照见平凡生命的坚韧与尊严,更在代际回望中完成对劳动价值的重新丈量。

我们说,一个人活在这尘世上,首先要解决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,试想,倘若一个人连吃饭穿衣裹腹御寒都无法无力保证,何谈理想?何谈抱负?一个人,生存是前提,然后才是生活。一个人只有生存下来,才有条件去抗争、去奋斗、去争取。

当城市的霓虹掠过写字楼玻璃幕墙时,总有一群人正握着抹布在忙着擦拭楼梯扶手。当上班族迎着熹微晨光走进地铁站时,总有人已经在街角弯着腰扫起一片片落叶。保洁员这个城市中庞大的群体,在作品里以血肉俱现的姿态走入读者视野。

作者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角度,记录近30种保洁工具的使用场景,水

刮子在玻璃幕墙划出的弧线,清洁乳在瓷砖表面晕开的泡沫,吸尘剂与尘埃共舞的微观世界……这些器物在劳动者的体温中获得了生命和呼吸,构成现代城市的隐秘诗行。

生于1968年的农村妇女春香,在知天命之年从老家闯入深圳的钢铁森林,她带着家乡千层底布鞋和手织毛线袜,在女儿36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开启新生活。作者以女儿与观察者的双重身份,用心用情捕捉母亲无数生动、鲜活的细节:黑暗中,她把“我”冰凉的脚放在她柔软的肚子上焐热;她手脚不停地在厨房忙碌,脸上被油烟熏出微汗;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厨房里,她用矿泉水瓶当制作豆芽的工具……这些碎片化的日常和细微的生活点点滴滴,经由作者文学性的淬炼和审美观照,升华为中国式母亲的集体肖像。

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这部作品塑造的保洁员人物众多。除了主角春香外,令人难忘的还有“垃圾女王”雨虹阿姨。这位会说流利韩语的保洁员,通过回收废品拥有殷实体面的生活,工作之余热衷于公益和旅行。

在大都市里,“春香”们用做保洁的工作书写着自己的命运,用辛勤劳动展现自己的价值。她们的故事表明,每块地砖的反光里都住着太阳,每扇明净的玻璃后边都藏着星辰。我们应该向“春香”们致敬,她们同样是当今社会上最可爱的人。